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VI

## 海島生涯的開展

一九四九年，  
郎靜山攜幼子搭乘最後一班  
撤僑輪離開上海。  
在這沉浮於海上的二十多天，  
中國已是另一個世界了。  
人生各種悲歡故事曲折，  
如常上演著。

1945 抗戰勝利。

1946 全面內戰。

**陷**入中國廣漠土地而和戰兩難的日本，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與英美全面衝突，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日本政府承認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斷了與國民政府中央軍談和的最後機會，進而在十二月九日，入侵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完全淪陷。

●當年，汪精衛政府成立。郎靜山的好友褚民誼落水任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等職，汪政府亦曾向郎靜山招手誘以名利。他拒絕了，終究沒有留下政治污點。

●如同生活於殖民地的子民，在淪陷區裡生活的人，所看到的或者親身經歷的

種種，多有歷史決定了的黑暗事實，人民無可如何的處境，只是平常的事。

●郎靜山身處上海無疑地是這個世紀最繁華奇幻的大城市，而他出生的地方淮陰則另有自己的命運。淮陰在抗戰後期成爲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區，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原本是要從延安搬至淮陰的！

●抗戰勝利，長達十五年的中日戰爭結束了。中國人走出日本軍閥強壓在他們身上的苦難與精神陰影，卻面臨一場隨即而來的國內戰爭。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國共於重慶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並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舉行爲期二十二天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憲法草案、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共五項協議案。

●但是內戰終究發生了，而且是以一種當代罕見的速度進行著，大勢所趨想必有著各種客觀物質條件及主觀的人心向背吧！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六月二十三日，上海的大型社會示威運動演變成「下關慘案」，全面的內戰緊接著上場。

●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七日，國民黨軍從解放軍手裡奪下了張家口。這是蔣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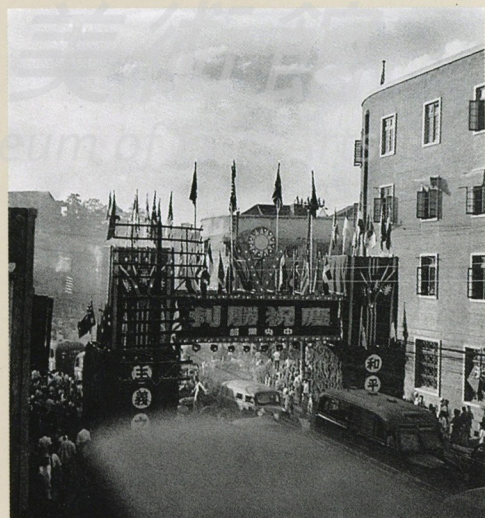
郎靜山一九四八年出版的《靜山集錦》書影

石最後一次表現出志得意滿、趾高氣昂的畫面，一年裡他奪回解放軍在華北和華東的兩大政治中心——張家口及淮陰，召開過了單方面的國民大會，通過了憲法草案。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所做的「對於最近社會經濟軍事之分析」的講演中說：「一年餘以來，政府要收復什麼地方就收復什麼地方，長春如此，張家口如此，而最關重要的要算收復蘇北和魯南……」

●丁亥年（一九四七年）冬，郎靜山於上海桐雲書屋完成《靜山集錦》的編輯作業，共六十六幅作品的攝影集，其中半數是集錦攝影。這本書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版，是郎靜山離開中國大陸前的最後一本出版物。



郎靜山拍下的三張重慶慶祝抗戰勝利的珍貴鏡頭



●一九四七年底襲捲中國的解放戰爭迅速發展成爲另一種新的形勢，「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毛澤東爲在陝北米脂縣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所作的書面報告中以明確的言語爲當時的中國局勢下了重大的判斷，中國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從戰略防禦轉入了戰略進攻！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上海抗戰前的各攝影會發起全國性的團體。

●按「中國攝影學會」本爲林澤蒼於一九二五年創辦，發行有《攝影畫報》及《增廣攝影良友》等書刊。經過六個月的籌備，依法完成重新登記後，於一九四八年選出郎靜山任理事長，盧施福、穆一尤、林澤蒼、陳懷德爲常務理事。九月九日於大來照相材料行提供的會所舉行第一次會員交誼會。十月二日舉行聯合會員攝影園遊活動，邀來十五位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名媛”擔任攝影模特兒假王大佛花園舉行。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則於「大新公司」的萬象廳舉行攝影作品展覽。

●一九四八年九月東北人民解放軍發起沈遼戰後，十一月初東北全境已爲中國共產黨解放，國民黨軍被殲四十七萬人。十二月五日東北野戰軍開始包圍北平、天津，華東野戰軍則解放了江蘇淮陰。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傅作義的二十萬國民黨軍撤出北平城至解放軍指定的地點聽候改編，北平被和平解放。

●四月二十一日，解放軍二野、三野部



上海美新處撤僑輪號乘員合影  
樓梯下起第四人為郎靜山三子郎毓俊，其上男童為四子郎毓彥。

隊三十萬人強渡長江。

●四月二十二日，南京國民政府各院、部、會南遷廣州，總統府遷往上海。四月二十三日，三野部隊解放南京。

●五月二十七日，第三野戰軍解放上海，國民黨軍十五萬人被殲滅。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陳毅任市長。

●七月十五日，上海軍管會命令駐留上



郎靜山與友人於一九四七年五月攝於香港預展會場  
右起郎靜山、胡文虎、國民黨廣東省黨部主委李大超、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等人。



郎靜山於預展會場，身旁的兩幅立軸裱貼著他歷來參加世界各沙龍所獲得的入選證。

海的美國新聞處停止一切活動。

●九月十七日，郎靜山攜三子毓俊及四子毓彥搭乘美國最後一班撤僑輪戈登將軍號離開上海。這艘船一駛出吳淞江口，就被國民黨軍海艦置留於外海多日，直到十月十日始抵香港。

●在這沉浮於海上，充滿不安的漫長二十多天裡，中國已是另一個世界了。

1949 郎靜山攜子離開上海。

1950 郎靜山自香港抵台。

## 從香港到基隆

●郎靜山比民國大二十歲，親身經歷多次時代的巨大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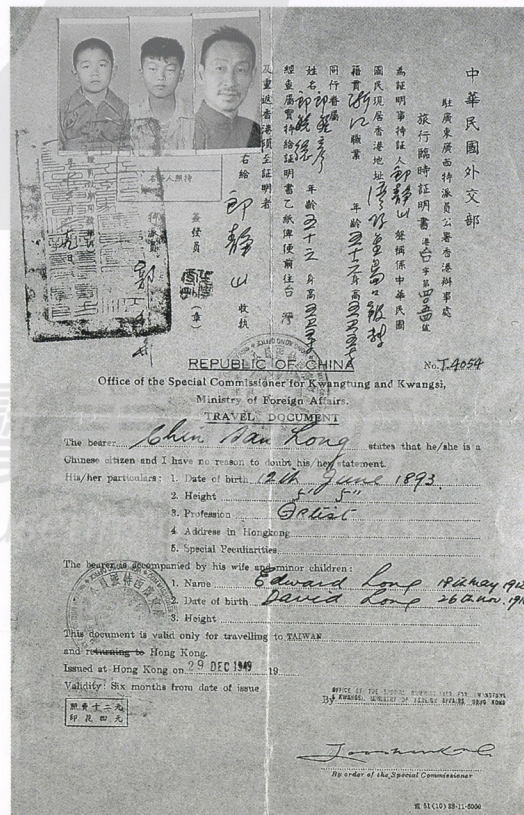
●晚年他接受資深作家梅新先生訪問時，以略帶滄桑、歎歎的語氣說：「活了這麼久，我最大的感想就是我一生幾乎都沒有什麼安定的日子。算來只有前清時，我小時候那段日子最安定的，年紀稍長後，就開始因戰爭逃難，東奔西波，此後沈浮於世，再也無法安定了。民國後，還是後來到了台灣過的日子好。」

●郎靜山決定離開中國大陸當有多種考量，其中之一是經濟的因素，因為新的政治趨勢是向著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在這個新的社會裡，郎靜山預見得到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前途是極不樂觀的。而他的「靜山廣告社」是高度依附於資本消費市場的，他的攝影藝術事業又必須以「靜山廣告社」的經濟收益來支持。

●最後，他選擇離開中國，同船隨行的是十八歲的三男毓俊和十四歲的四男毓彥。

●他的元配夫人，長男及長女、次女、三女則從此與他分隔兩岸，直到近四十年後才得以在海外重逢。

●他的第二任妻子雷佩芝與四女、五女



郎靜山於一九四九年底在香港向外交部申請來台旅行臨時證明文件，同行眷屬為四子及五子。



郎靜山 基隆市港邊田寮河

一起，而次男毓瑞與年幼的五男毓德一路，分別離開上海，一路歷經波折才輾轉和郎靜山會合於香港、台灣。

●在那樣的日子裡，人生各種悲歡故事曲折，如常上演著。

●郎靜山在香港滯留期間，張大千有一天出現在他們父子三人寄宿的旅舍，肩上那頭討人憐愛的幼猿讓五十二年後回

憶往事的郎毓彥印象深刻。

●雖然張大千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作了一幅墨荷中堂託人贈予潤芝兄（毛澤東字潤芝），但終其一生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他徙流於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直到一九七七年移往台灣，五年後往生於此地。

●郎靜山一到香港不久即刻進入暗房工作，曬放了許多照片。一九四九年末，香港攝影會主辦之「郎靜山夫婦畫影合展」於香港大酒店天台花園舉行預展，展出雷佩芝的二十餘件山水人物國畫和郎靜山的攝影作品百餘件，訂件的人甚熱烈，郎靜山移住台灣才有了一定的經濟條件。



一九四九年末郎靜山與五子郎毓德及另一位親友合影於香港天台花園展覽會場。

●郎靜山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乘永生輪自香港抵達台灣的基隆港，在這之前，郎靜山曾於一九四八年四月應台灣省政府之邀到台灣攝影參訪，並在中山堂舉行過個人攝影展。

●台灣給郎靜山溫暖的印象，近六十歲的他安心的在這塊土地安居下來，還在這裡組織了第三個家庭並育有一男二



畫家胡亞光為郎靜山繪像

女。他在台灣生活了四十五年，這裡是他的另一個故鄉。

●郎靜山在晚年時常接受訪問，因為關於他的傳奇實在不少；他溫文爾雅平易近人，精神體力又好，關於一般的提問和具傳奇色彩的故事民間流傳得極多。

●唯有談到政治時，他閉口不談。

●「以前有一位研究院的人來訪問我，要談政治問題。他來了幾趟，我睡覺。他不高興，就不再來了。」引自〈百歲自述〉郎靜山口述·王維真整理，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

●郎靜山曾告訴作家梅新說：「我比民國大二十歲，小時候我父親家雖比較窮，但我母親家裡還算富裕，有房產，但是革命以後，我家就很慘。因為，我爲了要謀生，便離家到了上海，家裡就沒人管，房子年久失修，漏水很嚴重，加上被人偷，所以我母親家裡最珍貴的一些字畫及一百多箱的明版書都因此而泡湯了。」



郎靜山與藝文界友人合影於台中故宮博物院。左起王之一、郎靜山、莊嚴伉儷、藍蔭鼎。

●「那您一定很痛恨革命了？」梅新問。「不，其實我年輕時還十分熱愛革命，一直要追隨孫中山先生去打仗，但是爲了要養活一家老小，所以我一直在報館工作，沒有機會去參加革命。到後來，我聽見革命就害怕，因爲第一次革命時，家產全沒了。」引自〈用相機顯

影百年歲月〉梅新訪問·吳婉如整理。

●郎靜山聽到革命就害怕，與政治保持距離。初來台灣時，事情卻有違他的願望。

●在上海這個軟紅塵裡生活了數十年，他沒有沈溺，也沒有沾惹過什麼是是非非，頂多是俗世間的名聲大些吧了。

1950 韓戰開打。

1953 中國攝影學會於台北復會。

## 不確定的五〇年代

●一九五〇年初到台灣時，郎靜山卻意外地惹上一件事關身家性命的軍事機密案。

●這年六月他應基隆市政府之邀，多次往返基隆拍攝港口及要塞碼頭，七月二十四日並在基隆市政府舉行展覽會。八月，國防部參謀總部周總長急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彭孟緝，要求追究洩露軍事機密的責任並收繳全部底片與照片。

●基隆市政府及郎靜山首當其衝，風雨欲來氣壓極低。此案在郎靜山將所攝全

部底片送呈保安司令部副總司令彭孟緝並焚燬後，且經總政治部設計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何志浩將軍等人關心下才在十月漸趨風平浪靜。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北韓軍隊向南移動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二十七日，美國第七艦隊奉杜魯門總統命令航向台灣海峽。七月一日，美軍地面部隊投入朝鮮半島。

●郎靜山不知在何種背景，怎樣的考量下，於七月成為總政治部設計指導委員會的兼任委員。往後，他還成為政治作戰計畫委員會的委員。



郎靜山與蔣經國合影於橫貫公路攝影比賽展覽場



郎靜山以集錦作法製作的一系列政治文宣影像

一九五四年國府出版《反共義士奮鬥史目錄》，執筆者為羅家倫，郎靜山負責封頁設計。書中郎靜山用最上手的集錦作法製作了一系列的政治文宣影像，這是其中代表性的兩幀作品。

●打了整整三年的朝鮮半島戰爭，美、中、朝總計人員死傷近二百萬人，三方終於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署了停戰協議書。

●一個大的冷戰結構迅速形成，因為台灣處在遠東地區的戰略要衝位置上，使他獲得了美國的保護，也規定了他不可知的未來命運。

●留在大陸的次女郎毓秀以中國文代會

代表的身分於一九五三年夏天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而郎靜山卻在台灣為國民黨軍的反共政治號召擬標語教則作政治文宣集錦。在那個時代兄弟、父子各為不同的意識型態政權效忠，有時真是身不由己，命運如是安排。

●郎靜山與女兒一別三十三年，一九八一年父女於美國加州重逢時，他已是九十歲的老人了。

## 人物肖像 (郎靜山 攝)

郎靜山影像檔案中有一批為數可觀的人物肖像照，屬性介於制式肖像與人物紀念照之間。這批拍攝於五〇年代初期台北的人物肖像，是時代的特定產物。被拍攝的人有一部分是郎靜山的舊識，他們的背後顯然有情感連繫著；另一批赫然序列於影像檔案中的人物，是與當下歷史脫不了干係的黨、政、軍要人，他們與郎靜山之間存在著的是單純的囑託與微妙的權力依附張力。



許世英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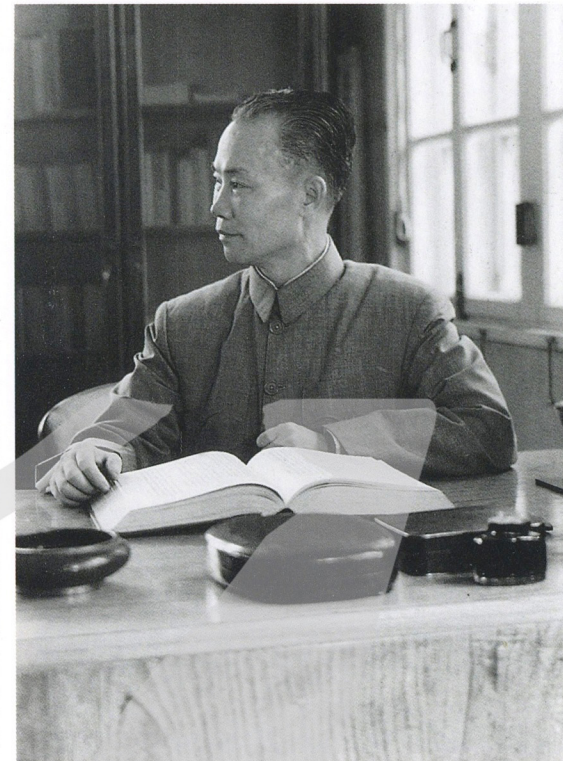
羅家倫



一九五二年胡適（左四）自美國返抵台北松山機場



蔣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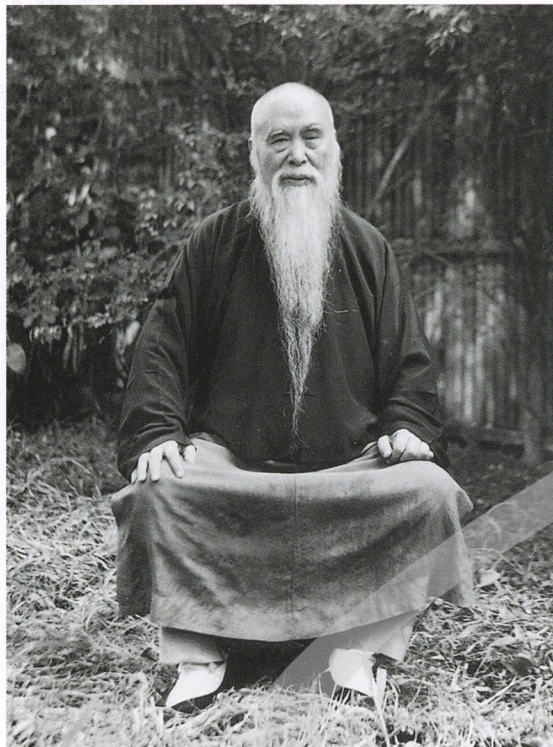
陳誠



蔣介石（集錦作品）



何應欽



于右任



蔣碧薇



雷震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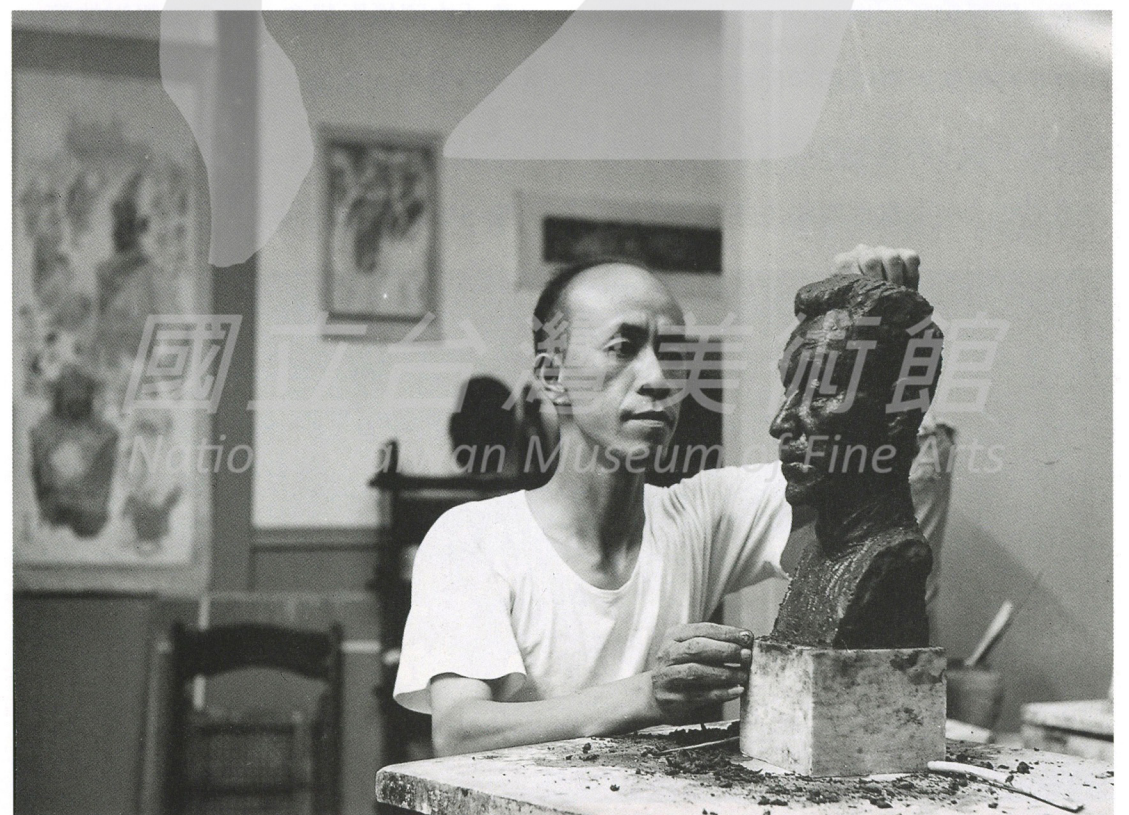
溥心畬與京劇名伶焦鴻英



錢新之



藍蔭鼎



楊英風



## 中國攝影學會的復會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國文藝協會」在台北新公園廣播公司開辦攝影班，郎靜山受聘為班主任，首期有八十四名學員，也藉此聯絡上了來自中國各地的攝影學會同志。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第十屆美術節，「中國攝影學會」在博愛路的「美而廉」舉行第一次復會成立大會。當時的政要有總統府戰略顧問何應欽、內政部長黃季陸，教育部長程天放、立法院長張道藩、中央黨部四組主任沈昌煥多

人蒞臨指導，各報都大幅報導，《中央日報》甚至將「中國攝影學會」在台復會當成頭版新聞處理，其受到官方的正面協助與象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首屆三十八名發起會員，還包括了來自大陸各地方的攝影學會會員，及台灣省原「中國攝影學會」的會員。郎靜山被選舉為首屆理事長，之後持續擔任至一九九四年為止。

●「中國攝影學會」復會後舉辦的第一次展覽是大型的「祖國河山影展」，於當年的七月在中山堂光復廳展出中國大陸各地的名勝古蹟六百二十一幅。



張道藩創立的「中國文藝協會」開辦攝影研習營，由郎靜山擔任班主任。

●初到台灣的那段日子，郎家處境頗為尷尬。在這裡他們上無片瓦，郎靜山只好帶著家人借住友人的房舍。和平東路舊台電公司後面及溫州街五十三巷緊靠著水圳的那些木造瓦房都曾留下郎家人的身影，郎靜山為了讓一家近十口人能安心住下，忍痛將自己收藏的一批近代書畫精品攜往日本，透過友人找到買家出讓後，才得以在杭州南路頂下一間有自己院落的房舍。

●上海金元券時代在「靜山廣告社」為郎靜山處理財務度過最艱難日子的楊惠亞小姐也跟著郎靜山來到台灣。一九五五年郎靜山擔任教育部位於板橋的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廠長一職，在板橋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新的小家庭，並育有二女一男。

●電影製片廠廠長的公職負有許多行政工作，郎靜山又要奔波照顧兩個家庭，那段日子是郎靜山生涯中一段極為特殊的生命歷程。不擅於人事紛擾的郎靜



郎靜山來台後的家庭合影  
夫人楊惠亞、郎靜山、女兒郎毓文、兒子郎毓彬。

山，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了公職，從此專心致力於「中國攝影學會」在國際間和台灣的各项推展工作。

●國民黨政權雖然極其狼狽地退守台灣，但在海、空軍的武力卻仍握有相對於中國共產黨新政權的絕對優勢。中國的東南海域被國府及美國第七艦隊控制著，就像在外交文化戰場上受制於冷戰結構一般，有一段日子中國是被孤立圍堵的。

●在台灣復會的「中國攝影學會」以郎靜山為領袖人物，不論是他個人在海外舉辦的展覽，或是學會主辦的區域藝文交流活動，都背負著「國民外交」的使命。郎靜山與「中國攝影學會」也確實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五〇年代，郎靜山多次在亞洲各國舉行個展。一九五一年在日本橫濱美軍陸軍教育中心，五三年在馬尼拉，五四年在日本、新加坡，五八年在香港。

●這段期間，一系列紀年為一九五六年的「物體影印」(Photogram)作品，是郎靜山創作上的一種新的作為。這些作品產生於怎樣的背景？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呢？為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靜山集錦作法》書中，沒有發表這一批新作品。這類作品的出現源於創作者內心何處的騷動呢？

●一九五六年，張大千在法國尼斯會晤了畢卡索，兩人會面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被稱為「藝術界的高峰會」、「中



一九五三年郎靜山於馬尼拉時與美國新聞處官員談論集錦照相藝術

西藝術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代」等等，其實那只是一次禮貌性的拜會。

●不過，張大千晚年大潑墨變法的濫觴，不正是源自此一時期嗎？「尤其是他五十七歲在巴黎接觸到大量的現代流派的西洋繪畫，日本的竹內栖鳳啓發了他後期二十年間的大變革，潑墨又在墨上潑色，出現了洋氣味。」引自吳灝〈張大千六十以前的山水畫〉

●五〇年代，張大千與郎靜山往返最是頻繁，兩人同是徙流於海外的天涯淪落人，又享有共同的親人記憶。創作欲望在內心底層的騷動，竟驅使著兩個人在同一時期有其各自的作為。

●進入六十年代，郎靜山已是七十多歲的年長者。為了攝影藝術及中國文化的推廣與交流，他仍老驥伏櫪僕僕風塵奔走於世界各地。

●他出席參加多項國際性攝影聯盟的會議，前往許多國家主持他個人的攝影展覽會，並與國外的文化藝術機構及由業餘攝影愛好者組成的國際影展接洽交換展覽事宜。



張大千因為二哥張善孖與郎靜山有特別情誼，直至晚年仍尊郎靜山為三哥，兩家互動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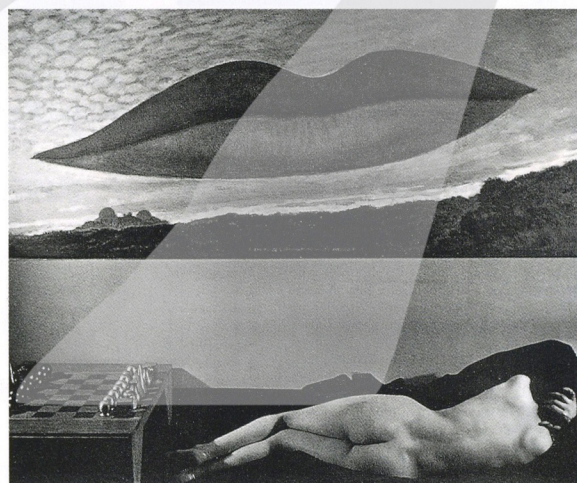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郎靜山（左一）與張大千（右二）同遊日本仙台縣松島。



郎靜山與友人攝於畫家趙無極巴黎寓所。  
左起國府駐法文化參事郭有守、待考、張大千、待考、趙無極的新婚妻子陳美琴、郎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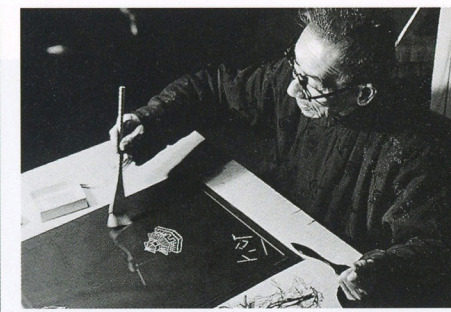
攝影家曼·瑞 (Man Ray, 1890~1977)  
(郎靜山 攝)



曼·瑞 無題 1936

●一九六〇年冬，郎靜山前往巴黎參加法國國際攝影中心會議，大會活動安排參觀正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攝影家曼·瑞 (Man Ray, 1890~1977) 的大型七十回顧展。曼·瑞著名的「光畫」(Rayogram)、「中途露光」(Solarization) 技法傑作顯然予郎靜山深刻持久的印象。曼·瑞於二〇年代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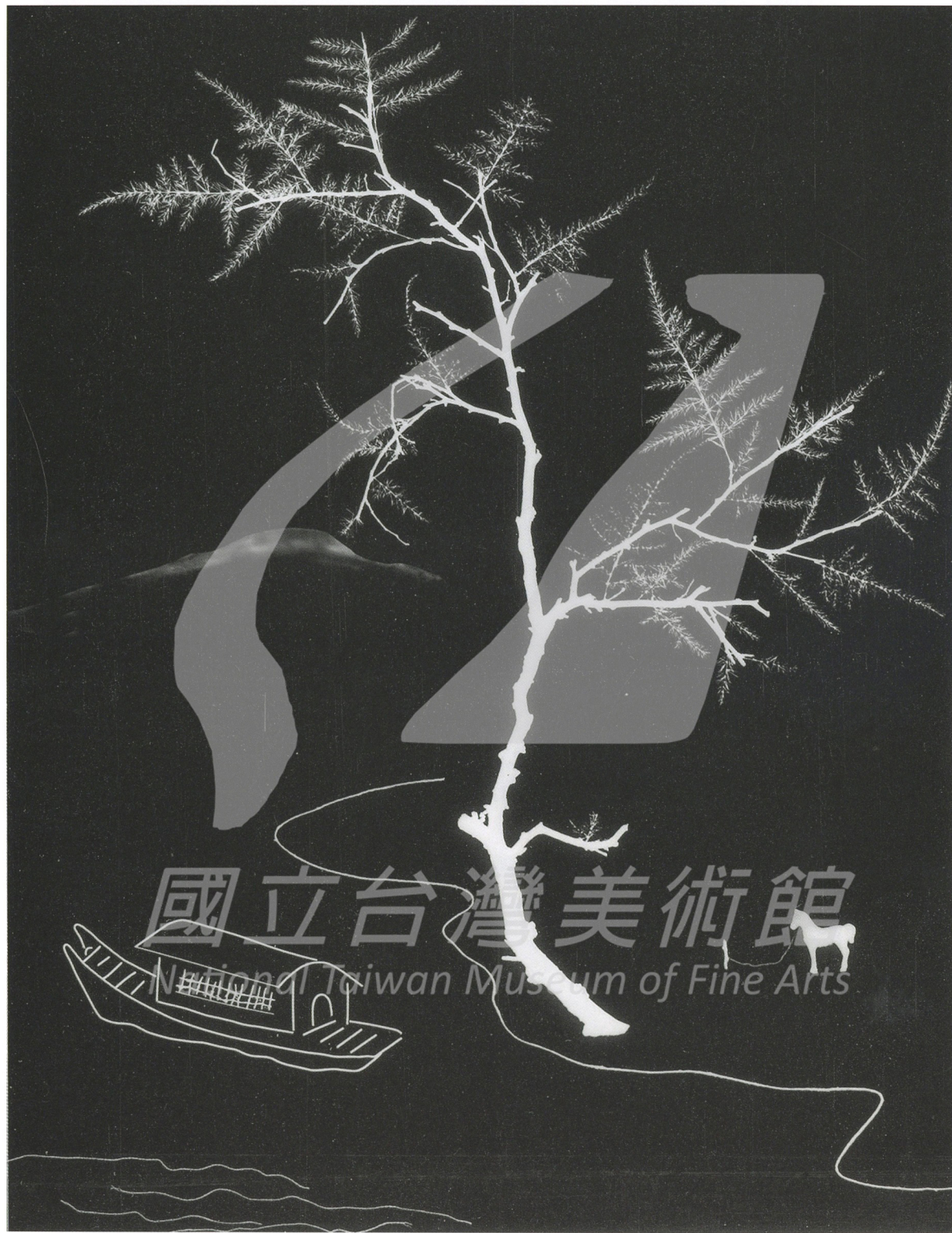
名西方現代藝壇，戰時返美後於一九五一年重返巴黎。  
●郎靜山以為「物體影印」是曼·瑞發明的，他對曼·瑞的認識始於何時？曾經接收了他的哪些觀念？瞭解這些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讀郎靜山始於一九五六年的這系列屬於「技藝」範疇的創作。



五〇年代後期，郎靜山嘗試以火柴棒、痲子粉、枯枝等實物製作的一系列風格迥異的新作品。



郎靜山 犬子有義 1956



郎靜山 柳岸停舟 1970



郎靜山 月上柳梢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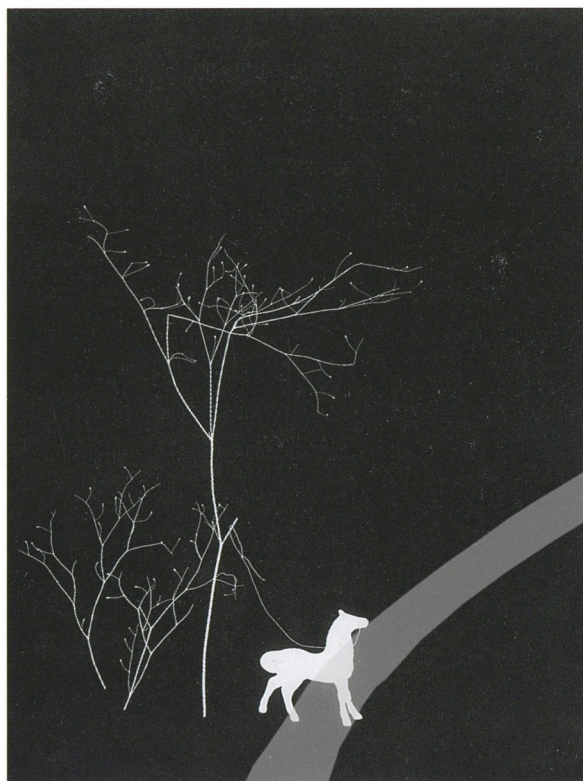
郎靜山 蓮池一角 1970



郎靜山 畫閣清池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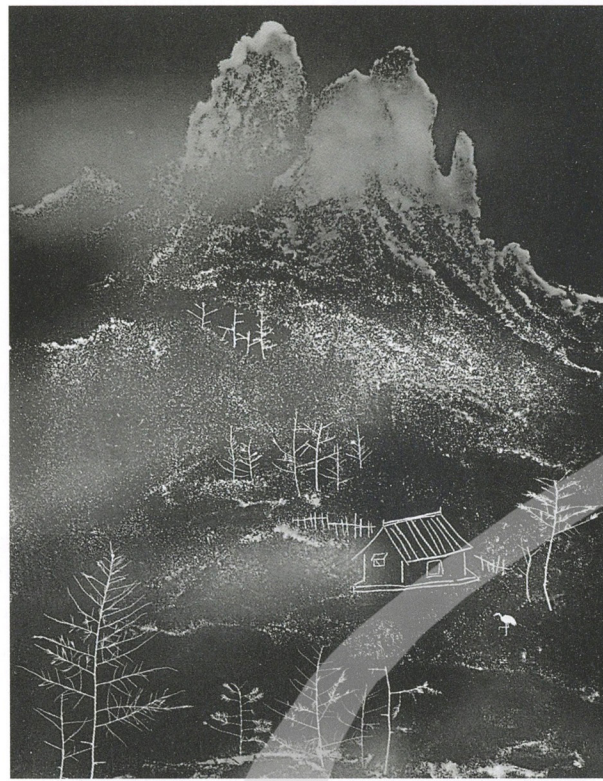
郎靜山 獨樹老夫家 1956



郎靜山 無題



郎靜山 無題



郎靜山 萬壑欹疏林 1960



郎靜山 雪映嶺浮空 1965



郎靜山 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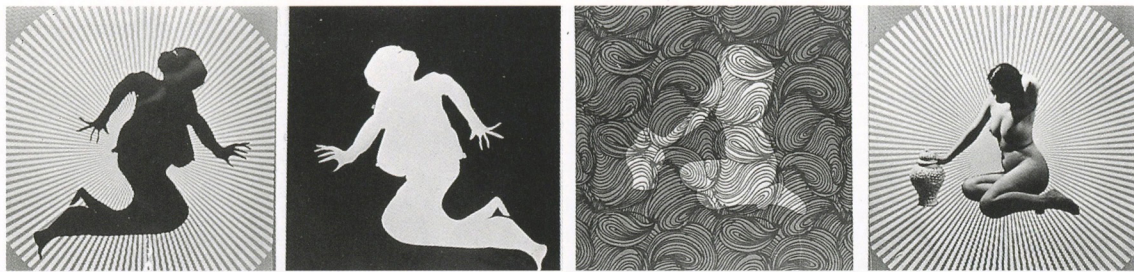
郎靜山 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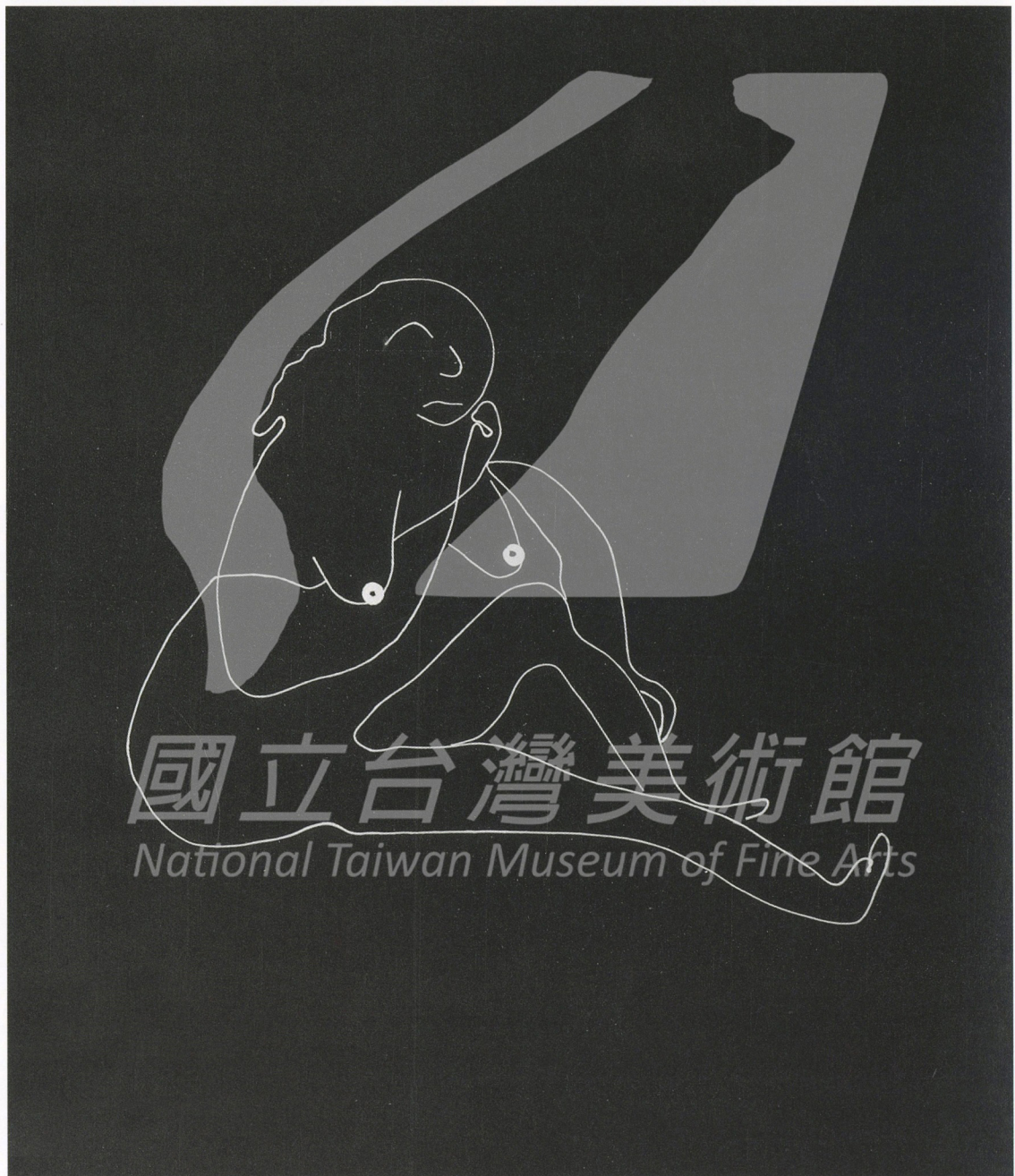
郎靜山 寒江獨釣



郎靜山 無題



郎靜山完成於一九五六年的人體四連作。



郎靜山 女有所思 1970

1963 台灣省攝影學會成立。

●在臺灣，以郎靜山為大家長的「中國攝影學會」則引進國際沙龍影展，使沙龍攝影成為此地的攝影藝術主流。

●繼香港之後，台灣亦成為郎靜山所說的「沙龍王國」。郎靜山於〈三十年來我與攝影〉一文中提到：「……勝利後，上海同志，邀余成立中國及上海攝影兩學會，卅八年春，正擬舉辦中國國際影展，請柬已發至各國，惜不多時已淪陷，於是不能實行。……今香港攝影會國際影展已屆十次了，此間人士，望塵莫及。」

●六〇年代，在郎靜山的領導及影響之下，沙龍攝影在台灣找到了一片得以復燃的原野。

●台灣終於在一九六三年大張旗鼓地舉辦「第一屆中國國際影展」並同時出版了《第一屆國際沙龍選輯》，沙龍攝影在台灣又找到了一塊新的原野，燎燒得只剩下少數的幾位「寫實派」與剛冒出頭的「現代派」。

●籌備國際沙龍影展是「中國攝影學會」

為紀念來台復會十週年所作的決議，與「國立歷史博物館」聯合舉辦，於三月十一日揭幕，副總統陳誠為贊助人，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主持典禮，教育部長黃季陸頒發獎品，國際沙龍影展一躍而成為國家級的文化盛事。

●郎靜山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國攝影學會附刊》中發表的長文〈中國攝影史略〉，其中就「第一屆中國國際影展」的始末有詳細的紀錄。這份史料紀錄著參加這次國際沙龍的總人數為五百七十三人，台灣及香港各有一百三十六及一百三十一人參加，海外僑胞總計有二百六十一人參加，國際間業餘的攝影愛好者則有一百七十六人參加。



一九六六年郎靜山出席亞洲影藝協會第一次大會

●「……爲了與『中國攝影學會』這個外來的攝影主權取得一個對等位階，鄧南光聯合李鈞綸、蔡子欽……等本土人士發起『台灣省攝影學會』，多次奔走屢遭退件，最後透過國大代表黃國書關說後，才獲得省政府社會處核准登記，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成立，過程十分艱辛。」引自《鄉愁·記憶·鄧南光》張照堂著·二〇〇二年雄獅圖書。

●六十年代隱約有兩種不同的美學品味在相持對峙著，但在保守的台灣攝影生態系中並未形成風暴。

### 美學品味的歧異

●胡永的一篇〈業餘攝影新方向〉是風吹過湖面留下的漣漪，波紋傳到岸邊後並沒有反射迴向湖心。

●「第一屆全省攝影展覽會」自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開始，於台北、新竹、台中、高雄全省巡迴展出。理事長鄧南光在〈展出語〉中首先提出新的藝術風

格應該是「動的」、「寫實的」、「實用的」，引起當時服務於《聯合報》的青年藝評家胡永的共鳴，他在當日的《聯合周刊》發表〈業餘攝影新方向〉一文。

#### 〈業餘攝影新方向〉摘錄

「……一談到藝術攝影，大家就會聯想到『沙龍』，而我們所熟習的『沙龍調』，幾乎都是摹倣早期沙龍攝影的作品。早年的攝影，大都摹倣古典的或浪漫期的繪畫，於是看到我們眼裡的所謂藝術攝影就都是一些『良辰美景』、『霧裡美人』一類的美麗如『畫』的『畫意攝影』了。什麼是『畫意』？所得的答案恐怕就不知所云了。美國攝影學會歷年統計發表『沙龍十傑』，我們中國（其實是香港）攝影作家總是名列前茅，並且佔了大部分席次，若是我們因此而自以爲中國人的攝影世界第一，那就是大錯特錯。因爲那只是那些『玩家』終年參加世界各地舉辦沙龍累積的成績，並不意味著在攝影上有多高的成就，或對文化藝術有什麼重要貢獻。最近一位香港攝影家談到世界攝影的趨勢說：『……××是寫實派，他們甚至拍攝骯髒的、醜陋的……』言下似乎頗不以爲然。但是這位攝影家的文藝修養方面如果足夠知道；歷史上有多少文學家、美術家對骯髒的、醜陋的花過多少心血深入描寫、精心刻劃，也就不會出現這樣的話來，……攝影是隨著科學的進步才來到人們的，當畫家揚棄了『美觀主義』以後，攝影家把它拾起來，這樣能成爲藝術品嗎？……在這種情形之下，攝影要走進真正的藝術領域，寫實的途徑是最好的了，通過寫實途徑可以認識自然，可以發現自我，建立『主觀』。並且寫實的畫面，會自然的啓示和發展文學性，『連作攝影』（註）更突破繪畫輕易的完成多次元藝術品。如果說繪畫是視覺語言，攝影則是一種更便捷的語系，……如果評審團的攝影家都一致的是現階段的寫實派，就免不了遺漏了一些更積極更前進的作品……」

——胡永

●胡永的文章明顯地站在「寫實派」這一邊，對「沙龍派」則頗爲犀利地批判了一番。他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台灣省攝影學會」的美學傾向都是寫實的，而資格較老的「中國攝影學會」的美學品味則盡是畫意唯美的。

●此種近於二分法的論點，忽略了兩股

力量完全不成比例的客觀事實。「沙龍派」的影響是普遍地滲透感染著當時的台灣整個攝影生態系的，長久以來所謂的「鄉土寫實」影像其實沙龍味一直是很重的，如果稱之爲「鄉土沙龍」也是可以成立的；而「中國攝影學會」的個別會員如鄭桑溪等人，雖然活躍於各大



現代攝影聯展海報 (V-10提供)



小沙龍競賽，其作品傳達出來的也不乏部分寫實精神。

●胡永在文末提到的「遺漏了一些更積極更前進的作品」，所指的則是包含他自己在內的當時剛冒出頭的年輕視覺藝術工作者，如：張照堂、黃永松、張國雄、龍思良、秦松、莊靈等人的作品。當一九六九年「現代攝影聯展」完成集結，則意味著新一代的攝影群體雛型也固著化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郎靜山在《中央日報》發表〈我和張大千先生〉一文。這篇寄自美國加州的散文，描述了當年夏天張大千前往史丹福大學應邀舉行的示範寫生活動及在樂凱美術館舉辦的張大千畫展。不知道是在何種背景下郎靜山在文末針對「國內的」攝影家寫到：「美國的學府也崇拜中國藝術家，中國的攝影家如若轉門學現實派未免忘本。此處有一位有名的攝影家艾敦士，他聽說我要訪後，馬上酒會歡迎，

張先生也被邀在座。張先生一見他的照片，有一張他說簡直是展子虔的作品，足見古人已有了在先。艾敦士的照片有懸掛著四乘五的，也有放大至四、五十呎的，……完全受大自然的修養，最初也是個鋼琴音樂家，山水的攝影，氣樸雄壯，大千先生便覺有很多是中國畫題材。我很希望國內的攝影家，須學專家，勿學時髦。」

●一九六七年五月，郎靜山赴美前夕。「台灣省攝影學會」出版了鄧南光主編的《現代攝影傑作集》，這是一本「以光影造形、人像特寫、生活勞動、祭儀遊樂等寫實面向，展現六〇年代攝影新風格」的專輯。

●如果郎靜山所批評的「現實派」，是指向推展「寫實風格」亦追求「新風格」的以鄧南光為首的這個群體，那麼在時間脈絡的發展上是可能存在的。

●郎靜山自六十年代初開始致力於另一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有關中國攝影史

的書寫。

●綱要性質的《中國攝影史略》完成後，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中國攝影學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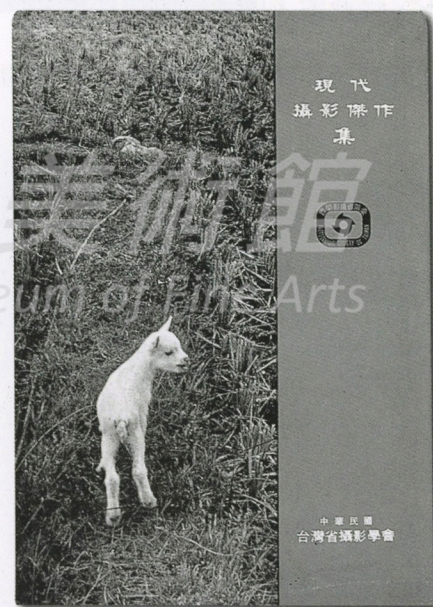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正中書局企劃出版【二十世紀之人文科學】叢書，作為慶祝蔣介石八秩生日的獻禮。其中《二十世紀之藝術》一書由葉公超任總主編，攝影之部分則委請郎靜山主編並負責執筆前言、結語及第一章〈六十年來之中國攝影〉，篇幅較短的第二章〈攝影與國際沙龍〉則由蕭長盛執筆。

●【二十世紀之人文科學】叢書於一九六七年出版，〈六十年來之中國攝影〉一文成為中國攝影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日後海峽兩岸的美術史及攝影史研究者都將這篇長文當作重要的文獻。當代有關中國攝影史研究的第一本專著，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攝影史1840~1937》，其編寫者們便多處參考了郎靜山的這篇力作。

●一九七一年，郎靜山已八十歲。他和他所領導的「中國攝影學會」，不知不覺中已有“集體老化”的現象。

●這是相較於七〇年代台灣孕育成長了新一代的文化青年，他們在沒有戰亂、經濟快速成長、教育文化場域自由及為數可觀的留學生返台的大環境裡，致力於與西方現代性思潮準確地接軌。

●徙流來台的老一輩文化菁英們在歲月光華無情地流逝中，其尊崇的光環已經漸漸褪色。



鄧南光主編的《現代攝影傑作集》1967



1990 郎靜山百齡回顧展於史博館展出。

1991 郎靜山返鄉祭祖。

1995 郎靜山病逝。

## 返鄉

●經過「十年動亂」，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到了尾聲，中國人才又得以重新生養，人倫親情才得以回復。

●郎靜山一共有十五位子女，與元配間的子女皆留在大陸，雷佩芝與其子女們也早在六〇年左右移民美國，小女兒則移住加拿大，晚年的郎靜山是寂寞的。

●郎靜山的四子郎毓彥於一九七三年自美國與在中國成都工作的二姊、三姊連絡上，從此家人間才有書信往復。

●一九八一年十月，郎靜山在美國的四

女家中過九十歲生日，與父親闊別數十年的二女郎毓秀在三百多名來客與親友前舉行獨唱會慶祝父女重逢，「父親感慨萬千，發表了美好的講話。」

●一九八八年，郎毓英與郎毓賢也在美國與父親重逢。一九八九年，郎靜山的長子郎毓祥自大陸來台探親。郎毓祥在日後所著的〈我的父親郎靜山〉一文中，將郎靜山來台後始於一九五六年的



郎靜山晚年與子女重逢於海外共敘天倫之樂 一九八八年  
右起長女郎毓英、四子郎毓彥、郎靜山、三女郎毓賢、六女郎毓文。



郎靜山一百歲重返上海永嘉路舊居，呂厚民攝於一九九一年。

「實物直接投影法」及「象形文字攝影」系列創作，稱之為郎氏風格的「新集錦

攝影」，他對父親直到晚年仍把整個身心都撲在影攝上的那種精神感佩不已。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郎靜山返蘭給祭祖。



郎靜山與上海畫家朱屺瞻敘舊，呂厚民攝於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郎靜山在末子郎毓彬陪伴下重返一別四十年的上海。來自成都及各地的子女、兒孫及年輕影友——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都在上海虹橋機場迎接他。隔日，他重回永嘉路舊家，二十九日拜訪同是百歲老人的友人——上海名畫家朱屺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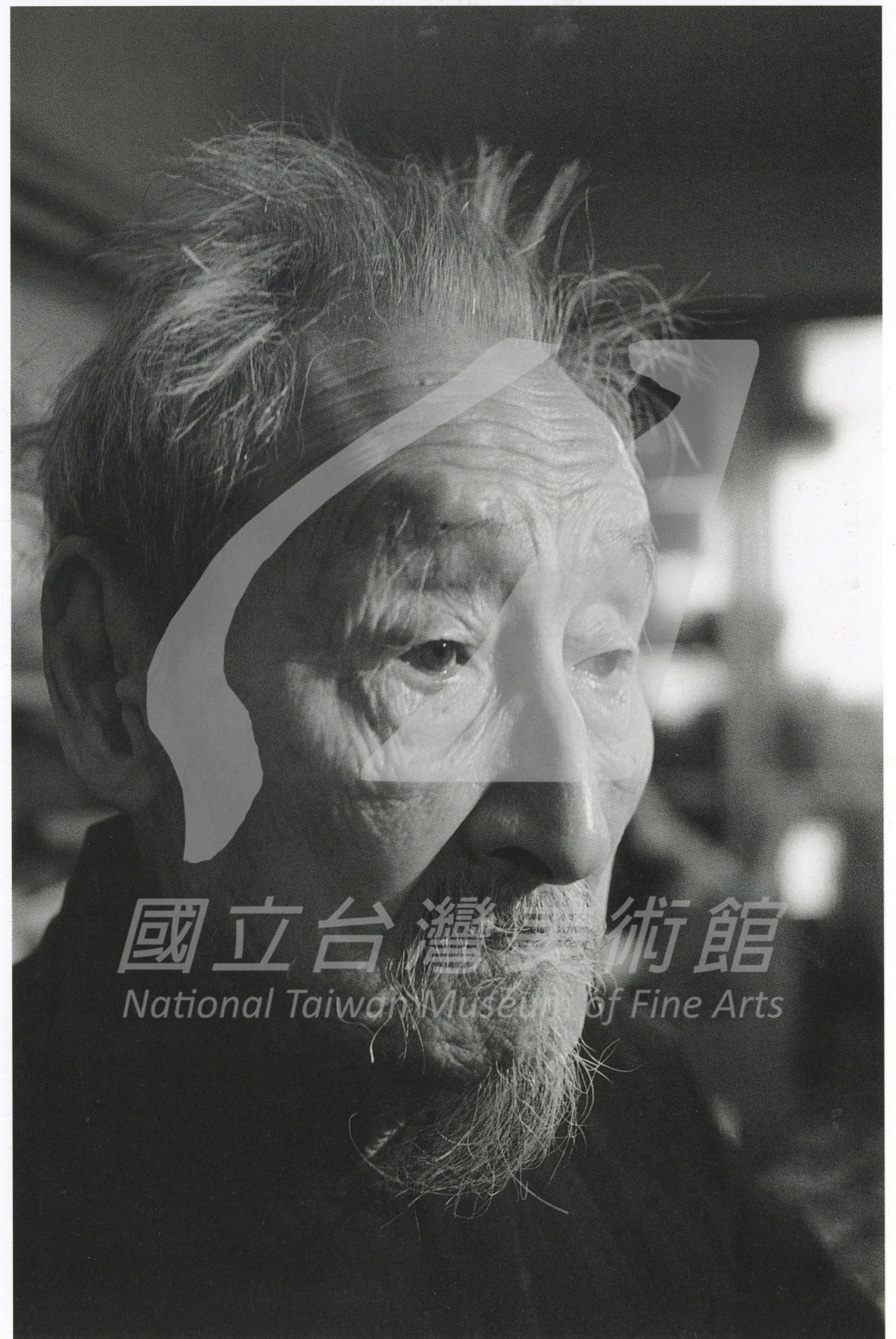
●五月三十日，郎靜山回到家鄉浙江金華蘭谿。中國人總在徙流，但終要歸鄉。百年的歲月，郎靜山一生僅回鄉三次。一在光緒年間，父親官拜清廷總兵回鄉祭祖。二在一九一八年，父親過世，將父親的神位入祠。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百歲老人再回鄉時，是最後的告別。

●一九九三年，郎靜山的三女郎毓賢從成都飛來台北陪伴年邁孤獨的父親。這時郎靜山的夫人楊惠亞摔跤住院，在台唯一的兒子必須上班，郎靜山傳奇的聲

名背後，女兒看在眼裡，真實生活裡的父親是多麼無助而需要親人的照拂。當三個月的居留期限到期，郎靜山哽咽地對女兒說：「你不要走，留下來陪父親。」女兒其實已是兒孫滿堂的老祖母了，成都的大家庭也等著她回去。在不近人情的法令限制下，父女終究必須再一次的分開。

●郎靜山一生淡泊功利，一心一意只在攝影藝術的追求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展發揚。他自三〇年代起即享有盛名，也為盛名所累。盛名的背後，其實他仍然常為生計稻粱謀。

●百歲晚年，為了在各地舉行的展出、電視紀錄片的製作，他奔波道中疲於舟車之苦。一九九五年三月，在香港展出期間，他因過度疲累引發重感冒緊急返台就醫，於四月十三日下午一時逝世於台灣大學附屬醫院，享年一百零四歲。



郎靜山 1992 (張照堂 攝)